

教师做了多年,学生毕业了,结婚了,常有一些还记得我的,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婚宴。但由于是教师,嘴的功能好像主要在嘴上,因此在参加婚宴时,我又常常被要求上台发个言,说几句祝福之类的话。刚开始接到这样的要求时,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我心里着实有点儿惊慌,只好拣一些流行的喜话套话说说,至于究竟说了些什么,事后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但后来次数多了,我想老这样玩“急就篇”不行,得事先有个现成的“腹稿”,到时候以不变应万变,既能保持我的“教师风度”,又能显出我的“文化深度”,岂不是更好。于是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我将“新婚致辞”最终定型成了三句话:“将吃饭进行到底,工作不下岗;将理想进行到底,精神不流浪;将爱情进行到底,情感不动摇。”岂料这三句话在一个婚礼上第一次说出来时,就赢得了一片叫好声,都说我这致辞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是对人生要义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值得新郎新娘终生践行。

新婚致辞

□ 吴毓生

新郎新娘日后能不能践行我这三句话,已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说这三句话是人生要义,倒一点不假,因为它们确实是我从人的生命意义上提炼出来的。第一句话“将吃饭进行到底,工作不下岗”,看起来格调不高,却发现是马克思他老人家对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发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宗教等等……”也就是说“有饭吃”是人生第一需求。而要有饭吃,就必须有工作做,首先是找到工作,然后是不失去工作。说实在的,这在我国当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所任职的学校是培养教师的学校,一位教师对学生说得比较实在:“你们当中以后如果没有特级教师,但不可以没有一个人下岗。”我当时听了,心里就是一热,觉得这是一个教师对学生最深沉的爱。一个人有饭吃了,还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因为他家里还有几亩田地可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否则不摧眉折腰出去找饭吃才怪。

第二句话“将理想进行到底,精神不流浪”,则是指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在生存状态上还需要有所发展,再上一个层次,有一个充实的精神生活。人毕竟是有思想的,应该有明确的生活目的,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这里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人的理想和社会职业是一致的,即你干上了一个职业,就爱上了这一职业,就把干好这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这种情况最好,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实现了个人的

南风

□ 庞博

经历了不知多少天的阴雨,总算等来了春风,四月的柳絮杨花飘满整个校园,各式的风筝也呼啦啦飞上了晴空。“山涤余霭,雨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读着陶渊明的诗句,感叹南风——多么美好的尤物啊!

南风,即东南风。又称薰风。薰,就是清凉温和的意思。譬如白居易的《首夏南池独酌》里便有“薰风自南至”的诗句。薰,其音形又如此接近“熏”,不由得让人陶醉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惬意里了。南风,是不是也多指小桥流水的江南特有的那温婉柔和充满绿意的暖风呢?

南风吹来美好的春天,人人心情舒畅,精神抖擞。春耕开始了,播撒汗水,希望也在心中发芽了。“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千百年来春联上的“风调雨顺”不正是对这种象征生长寓意希望的南风的祈求吗?

孩提时代对南风的感悟,不过是那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风筝。暖暖的南风把全家老小都吹出了屋子,草地上广场上,到处都是拿着风筝小跑的人们。最多的当属孩子,满地乱窜,拽着风筝或是风筝线,然而能把风筝放上天的往往是他们的家长。古诗都说“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我总纳闷,古时候的小孩子,都能自己把风筝放上天吗?那时候还没有现成买来的风筝,自己扎的自然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看看操场,或是爸爸妈妈合伙把风筝送上天,宝宝们闲在一旁边吹仗仗,或是几个孩子拽着风筝横冲直撞,可怜的风筝刚刚随着风抬起头来又扶摇直下了。还有的,慈祥的爷爷好容易把大蜈蚣或是老鹰放得老高,心满意足地把线团交付孙辈手里,小家伙不领情,只有把天上好端端的风筝拽

下来的份。想着想着,就觉得古时的孩子奇了。

南风的好处不止放风筝。冬天里小溪边的黄芦苦竹早被砍得只剩节节残根,到了春天,南风吹绿小草吹绿柳条,自然不会落了芦花荻草。最美在油菜花。清明里赶趟儿去武汉,坐在南下的动车里,看着窗外大片大片的黄绿,油菜花儿开得不计成本。有时想,春天的婺源,最美最生机盎然的不是油菜花吗?油菜花,我们江南也多得很多!随即想到外婆家的庄稼地,想到外婆家独有的古老灶膛烤出的喷喷香喷喷脆脆的火烧饼,想到了大片大片的滩涂,想到了夕阳残照下的粼粼波光点点白帆,归鸦,钓叟,莲娃……

眼下南风暖暖地吹来,曹植的“微风翳阳景,清风吹我衣”也好,苏轼的“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也好,王安石的“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来一味凉”也罢,总之,这暖暖的春天暖暖的风给人无尽的温暖和欢欣。是否还要重复那首唯美的《西洲曲》或是轻快的《子夜四时歌》?“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那是汉代采桑陌上的罗敷女的轻歌。“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玄武湖清凉山月牙湖还有那“河东之水向东流”的莫愁湖甚或灯火繁华的夫子庙僻静一隅的桃叶古渡也都该绿意盎然了吧。家乡的运河堤和寥廓滩涂自然也洋溢着春的暖意。南风是个好东西,把绿吹到每个角落。

妈妈的电话隔山隔水从水乡小镇打过来,南风般温暖。关于小城的记忆,着地垂的杨柳,漫天飞的杨花,古老的大运河,一切一切,霎时涌上心头。“五一回家吗?”“回家!”
南风,请送我一程!

生价值,人和社会和谐地融为了一体。还有一种是理想和职业的不一致,即个人的爱好和所干的职业是两回事。比如你爱好音乐,却成了一名商店售货员。碰到这种情况其

实不必沮丧。既然音乐不能解决吃饭问题,那就面对现实把它当作一项业余爱好吧。别小看这种业余爱好,它能使你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充实。俗话说“没事偷着乐”,下班后没事了你弹弹琴作作曲,进入自己所喜欢的艺术天地,实际上也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享受一种精神生活呢!事实上,一个人仅有物质享受而没有精神追求,其生活只是一种残缺的生活,算不上完美和幸福。崇高的理想可以使人灵魂变得纯洁而高尚。美好的精神生活所带来的精神享受才是人生最美的享受。这大概也是在一次问卷调查中,许多生活奢靡的富豪,面对人生如若重新安排的众多选项时,竟然选择了梭罗《瓦尔登湖》那种清贫生活的原因吧!

第三句话“将爱情进行到底,情感不动摇”,这里就不多说了。古代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句,今朝有“白头偕老,永浴爱河”的祝辞,而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二人在情感上始终保持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小则冷战几天不说话,大则热战一下挥老拳。但吵归吵,打归打,情感上最好不要出现大的动荡。夫妻生活,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求同存异,互相包容,相帮着一起不寂寞地走过人生的旅程。因此,一对夫妻真的能白头到老,在夕阳下搀扶着一道散步,应该说是爱情最美的一个境界了。

对于这三句“新婚致辞”,我自己自然也非常喜爱。它们岂止是概括人生的要义,在语言上还不乏幽默和风趣,是我专门为婚宴那种喜庆场合量身定做的。可是有一次,我刚从台上说完下来,一个朋友就问我确实是在为新人祝福,因为有一个爱尔兰人巴克莱写过一篇短文《幸福》,其开头就是这样的:“幸福的生活有三个不可缺的因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事做,三是能爱人。”我一听连忙申明,说我没有读过《幸福》,说我的“新婚致辞”完全是我自己的原创,如果和《幸福》有所雷同,那也只是我和巴克莱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时至今日,只要有人请我在婚礼上发言,我仍然乐呵呵地不怕重复地把我的这三句祝辞搬出来,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盗版。我也不在乎别人对我进行盗版。如果有谁在婚宴上需要发言而又一时想不出更好的话,对我的这三句祝辞进行克隆和复制,我一定举双手欢迎。我由衷地希望这三句祝辞能在新婚的年轻人中得到广泛的流传。

一天与友人聊天,友人表现得

很苦恼。问及原因,友人说,孙子长到十多岁了,还像个小姑娘,羞羞答答,默默无语。

我说,这有什么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会发生变化的,多做些引导启发,多让他参与集体活动。

友人说,能做的都做了,不起作用。儿子经常埋怨我,说我给取的名字不好。

我感到奇怪,这与名字有关系吗? 儿子说,与名字大有关系。也怪我,给孙子起了个“静远”,男孩子要那么静干什么。其实,这名字还有来头,取自“非宁静无以致远”。友人边絮叨边自责。

我不以为然,真是胡说八道。孩子的性格怎么会与名字发生必然联系呢。 友人很不解地说,我也没说关系,但是儿子小两口偏说有关系,而且举出若干个实例。他们正寻思着给孩子子改名。

改就改吧,随他们,你着什么急啊。我安慰友人。 友人无精打采地说,只能随他们,孩子是我们的。 事后,我万思不得其解,名字与人的性格、与人的命运真的有关系吗? 我不信,但有人信。

前些时,有人闹腾着要给农民工改名,说什么农民工存在歧视现象,要改成“产业工人”、“新型合同工”等等,不一而足,而且美其名曰,要让农民工活得有尊严。有一个地方还煞有介事地召开规模不小的会议宣布给农民工改名的决定。

农民工顾名思义就是到城镇里做工的农民。它是农民身份与从事职业的糅合,意为到城里做工的农民,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何况名字只是个符号。农民工们显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尽管网上炒得很热闹,网民们讨论得很热烈,然而几乎没有一位农民工出来响应,显得很淡定、很冷静,其实也是对

改名

□ 蒙龙

改名一事的十足不屑。 我就曾改名一事与来邮打工的河南小伙子交谈,小伙子一点也不感兴趣,他说,我才不管叫什么名字,只要每月拿到工钱,年底结清账回家过年,我就满足了。我相信绝大多数农民工也是这么想的。设身处地,换了你我,是不是也会这么想呢。

农民工活得有没有尊严,与“农民工”这个符号有关系吗?即使改成世界上最动听最美丽的名字,哪怕说他们是城市白领、贵族,但还是做最脏的活拿最少的钱,还是居无定处、求医无钱、求学无门,他们活得一定还很局促、很委屈、很艰辛,一定无尊严可言。

决定农民工有没有尊严,是不是受到歧视,与“农民工”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关系,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农民工在城里可以安置户口,在城里可以有钱买房子,子女可以在城里上学以及考大学,与城里的工人同工同酬,那农民工注定不会自我犯贱,弯腰驼背,低人一等。他们也会挺直腰杆地工作,体体面面地生活。农民工是一个胎记,只有政策制度,才能打磨掉隐含歧视的胎记,改名就如同给老瓶贴上新标签。

有些人考虑问题常常表面化、简单化,我们不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但也不能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就像我的友人的儿、媳所想所做的那样,儿子性格内向,不是从根本上找原因想办法,而是试图通过改名改变之。如果改个名字就能改变一切,那世界上的事情就简单得多了,穷光蛋尽可以改个名字变成富翁,恶人尽可以改个名字变成善人,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富之分、善恶之别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从反对这种现象的否定。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且仅仅是符号,要改变事物的性质,还要从本质处入手,小孩的名字也好,农民工的称谓也罢,都决定不了人的命运。想通过改名达到什么目的,徒增笑耳,于事无补。

【夜晩书房灯下 高局长看文件 文件标题(特写)“城东道路、桥梁项目招标议程”上面有钢笔签字:请高局长审阅 落款:市政府办】
【夫人把一杯牛奶放在案前】
夫 人:儿子去哈佛读书,费用还差不少。

【微型剧】

不贪是宝

□ 子砚

高局长:(低头看文件)让他自己打工。
夫 人:儿子脑子好,体质差,怎么吃得消?
高局长:(抬起头)那就更要锻炼。
【门铃响 夫人走过去开门,自语】
夫 人:这么晚了,谁来?
【门开了一张笑得很灿烂的脸】
夫 人:王总啊,哪阵风把你吹来了?
王 总:局长大人还没休息吧?
【夫人往书房方向高声说】
夫 人:老高啊,你老同学来了。
【高局长走出书房 来到客厅】

高局长:老同学,怎么有空来看我啊?(在对方背上轻拍一下)快坐。
王 总:无事不登三宝殿。
高局长:刚看了材料,你们公司也参加这次项目投标。
王 总:不说这个,今天来是想给你看样宝贝。

【王总打开一个匣子 取出一个瓷盘】
王 总:刚鉴定过,明代成化年制。喜欢,给你留下。
【高局长轻轻推开瓷盘】
高局长:你以瓷器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瓷盘,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
【镜头移至墙上 一幅荷花图】
【音乐、画面慢推,叠加字幕:】
官多一分廉
民增一分福

朋友前一阵子打电话给我,问我乡下的油菜花开了没有,等着花开的日子回去踏青。不知道这已经是他在今年入春以来,第几次打来电话闲聊时问我这个问题了。我总是笑着回答:“快了快了,再等等吧。”也难怪,经历了一个寒冬的漫长等待,还有什么能比春暖花开的时节更令人值得期待的呢?可偏偏今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晚,即使已近三月底,却依旧寒气频袭,阴雨绵绵。

于是,在每次坐车往返于城乡之间时,我总不忘留意下道路两旁田野的变化,期待着出现那一片灿烂的金黄。终于,在四月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晨,当我还慵懒地眯缝着眼坐在开往乡村的中巴车上时,突然一道亮光从眼前飘过。睁开眼一看,呵,油菜花终于开了。放眼望去,满是一大片花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金灿灿的煞是好看。我赶紧打电话告知朋友这一好消息,电话那头是一如孩子般兴奋的声音:“好的,这星期我就回去。”

没几天到了周末。天气不错,晴空万里,是一个野外踏青的好日子。朋友没有食言,早早地从百里之外驱车赶来。其实自打他毕业后在另一座城市安了家,就很少回来了,我们平时也只是电话联系,难得见面。老友相聚,大家都很激动。

一起去看油菜花

□ 李涛

小路步行。和煦的春风迎面扑来,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的气息,夹杂着油菜花散发出的阵阵花香,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很兴奋,不停地找位置拍着照片,手舞足蹈的样子,全然不顾年近而立成熟男人的形象。他的情绪感染了我们,于是田野中,多了一帮活泼快乐的“老男孩”们,融入这一片春日里的欣欣向荣和勃勃生机中。

终于,大家走累了,找了块空地席地而坐,晒着太阳聊着天。回忆着曾经发生的一些点滴往事,聊着彼此的现状。突然,朋友一声叹息,既似无意,又似无奈地说:“要是能经常回来看看就好了。外面的风景看多了,还是觉得家乡的景色更亲切……”我连忙安慰他:“没关系啊,来日方长。春天每年都会来的,家乡的变化也是一年胜似一年。等到下次油菜花开了的时候,你再回来就是嘛。就当你跟春天有个约会吧,哈哈……”

“说的也是。”朋友微笑着起身,拉着我们一起站了起来,“那我们说好了,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还一起来看油菜花!”
“一定!”响亮的声音惊动了树丛里的鸟儿,带着我们的约定,迎着夕阳飞去……



刊头题字:殷旭明 责任编辑:居永贵